

晦菴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一

書

知舊門人問答



答林德久 至

示喻進學之意甚善甚善從事於此自當有味但
畏間斷不接續爾然續與不續其機亦在我而不
在人也

答林德久

收斂之喻足見信道之勇然須博約相資方有進
步處而讀書之法又只是要專一久自見功難以
歲月期速効也易說大槩多與啓蒙相出入但後

數條旁通象說亦有功後更徐考奉報然既知其無取自不必深究王輔嗣所謂縱或復值而義無所取此一言切中事理中間亦嘗有數語論之後便寫寄也向在玉山道間見徐彥章說離為龜故卦中言龜處皆有離象如頤之靈龜損益十朋之龜以其卦雖無離而通體似離也頤六爻損自二至上益自初至五此其求之巧矣然頤猶取龜義而無取於離損益則但言其得益之多而義亦不繫於龜矣今乃不論其所以得益之故以為求龜之方而必窮其龜之所自來亦可謂枉費心力矣大學歸來不暇整理蓋此等多因朋友辨論彼此切磨說得細密今無事時自作文字却有搜索不到處因暇試為追記前日所論便中示及或便可用也昨在玉山學中與諸生說話司馬宰令人錄來當時無人劇論說得不痛快歸來偶與一朋友說因其未喻反復曉譬却說得詳盡因并兩次所言錄以報之試取一觀或有助於思索也

答林德父

殿記正以病思昏塞不能有所發明為愧斯遠青來疑一兩處已報之矣恐更有未安且更商量未

可使入石也彭書荷留意此公之去深爲可惜今
外廷尚得諸人扶持未至甚有過事但本根之慮
外間無由知其深淺令人憂歎耳所喻日用功夫甚
慰所望但云一著力便覺多事此恐未然此心操
合存亡只在瞬息間本不須大段著力然又不可
不著力如此久之自然見效若如此論竊恐非晚
定須別求捷徑矣窮理亦無它法只日間讀書應
事處每事理會便是雖若無大頭段增益然亦只
是積累久後不覺自浹洽貫通正欲速不得也易
象說似未條暢所論小過中孚先儒之說却似未

爲過也熹所論別紙錄去然其大意不過欲姑有
而未論耳後書所疑不知後來看得曉然未耶熹
嘗愛韓子說所以爲性者五而今之言性者皆雜
佛老而言之所以不能不異在諸子中最爲近理
蓋如吾儒之言則性之本體便只是仁義禮智之
實如老佛之言則先有箇虛空底性後方旋生此
四者出來不然亦說性是一箇虛空底物裏面包
得四者今人却爲不曾曉得自家道理只見得它
說得熟故如此不能無疑又纔見說四者爲性之
體便疑實有此四塊之物磊塊其間皆是錯看了

也須知性之爲體不離此四者而四者又非有形象方所可撮可摩也但於渾然一理之中識得箇意思情狀似有界限而實亦非有墻壁遮欄分別處也然此處極難言故孟子亦只於發處言之如言四端又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之類是於發處教人識取不是本體中元來有此如何用處發得此物出來但本體無著莫處故只可於用處看便省力耳所引程子之言乃暢潛道本前輩疑其間或非先生語以今觀之誠是不精切也所論春不可以包夏秋冬亦未然若如所論則是元字是

摠說下面須更添一字與亨利貞別爲四德矣豈理也耶禮智二字當時只是漫說初無緊要然亦不可不理會得今但以四時觀之即自可見也中庸游揚說得不精切不必深求中庸對高明而言是就事物上說各要得中而平常正是三千三百底事安得不謂之小凡此類更熟味之自見意思也目盲作此數紙已極費力未能盡鄙意如更有疑處中附數字來子細反復此處正好劇論也

答林德父

目盲益甚它疾亦浸劇辭免未報且爾杜門無足

言也新齋已略就而學子至者終少難得穎悟可告語篤信肯用力之人兀坐殊憤憤耳賢者教學之功當日有緒見讀何書有可商量者便中示及一二爲幸

答林德父

新齋雖就而竹木未成陰學者居之多不安然今歲適有科舉之累來者亦無多人又病中無氣力不能與人劇論甚覺負其來意也疑義兩紙各已奉報鬼神之說只且如此濼泳聖賢諸說又自分明不必穿鑿彊作見解也持敬之云誠如所喻此

是最緊切處大病之餘又苦日昏讀書不得兀坐終日於此甚有味也界限之說亦是要見得五者之在性中各有體段要得分辨不雜不可說未感時都無分別感物後方有分別也觀程先生冲漠無朕一段可見矣德脩王丈逝去甚可惜雖其所講未甚精到然朴厚誠實今亦難得此等人也

答林德父

所示疑義各附鄙說於其後近覺向來所論於本原上甚欠工夫間爲福州學官作一說發此意欲

寫奉寄以斯遠亟欲附家報未能辦俟後便也中庸章句已刻成尚欲修一兩處以或問未罷亦未欲出次第更一兩月可了大抵日困應接不得專一工夫今又目盲尤費力爾不知天意如何且留得一隻眼了此文字以遺後來亦是一事今左目已不可治而又頗侵右目矣

伊川曰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而已曷嘗有孝悌來事親從兄雖人之良能論性之體則仁義禮智所謂孝悌乃仁之發見者未知是否伊川所以謂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

伊川先生固曰仁性也孝悌用也此可見矣

夫子言溫良恭儉遜伊川以爲盛德光輝接見於人者也學聖人者其德性當如何涵養恐是持敬爲先否

持敬固是本原然亦須隨事省察去其不如此者因不失其親二程先生謂信恭因不失親近於義禮橫渠先生謂不失親於可賤之人當從何說橫渠得之但全章文意却微有病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一章伊川以爲且爲學者立下一法所以勉進後人橫渠以爲行著習察

則皆聖人進德次序一說不同未知孰是今讀
集註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
知者因其近似以自名所謂近似之說未能盡曉
此三說未須理會只且就自己分上點檢
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中庸皆以為誠之事初無
勉以耳順為不思而得不踰矩為不勉而中
於謂不思不勉有十年工夫未知如何

同上

欲是聖人作用處否妄意聖人所謂從心所欲
蓋自志學至此則純是義理心之所欲即道體
流行自不踰乎天則莊老猖狂妄行蹈乎大方
立脚處義理皆差彼所謂本方豈真法度也未
知是否

欲字分明聖人作用處却難曉如此解經轉見迷
昧矣猖狂妄行便是不依本分了

上蔡曰聖人未嘗無思故有所欲未嘗放故不
踰矩聖人之心澹如止水體用未嘗相離竊意
無思收與放恐是學者分上事

上蔡語無病

四十而不惑伊川曰明善之徹又曰言不惑則

自誠敢問不惑已至誠之地位否若橫渠言不惑則於功用上見二說如何

二先生之言未嘗有異更宜玩索

由誨汝知之乎竊意子路勇於進其於學問恐欠深潛密察之功故夫子誨之者如此上蔡謂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為學者當知千歲之遠六合之外為諱所不必知死生鬼神之所以然非窮神知化者不足以與此夫子嘗告之以未知生未能事人正于路從事於日用之間豈強其所未易知者恐非誨其務實之意

未也如此說上蔡之說且以文意論之已自不是其巧言令色鮮矣仁諸儒以為其心未必不仁志在於善而失其所習與實之以君子之德雖巧令未為過竊意巧令者悅於人失其本心善矣若如諸說恐離心迹於二而容悅於外者曰吾心不如是也可乎

諸說蓋為鮮字所惑又為詞欲巧令儀令色所牽皆以詞害意之失故伊川先生直截說破云謂善仁也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此足以破千載之謬矣

伊川曰心具天德心有不盡處便是天德處未
能盡何緣知性知天觀諸先生議論皆謂盡心
而後知性知天而先生盡心第一章以謂知性
而後能盡心與諸先生議論不同盡心知性比
是學者第一如孟子之教人皆從心上用
如操舍存亡求放心之類不知先自知性始
從何處實下工夫敢告指教

以文勢觀之盡其心者知其性也言人之所以能
盡其心者以其知其性故也蓋盡心與存心不同
存心即操存求放之事是學者初用力處為心則

窮理之至廓然头通之謂所謂知性即窮理之事
也須是窮理方能知性性之盡則能盡其心矣

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若直字絕句則直仍
論氣之體若剛字絕句則直是氣養矣二者未
知孰是如楊遵道錄伊川語與龜山語錄熈時
一物養一物之說則直為絕句至常思之人心
平氣定不為私慾所誘氣之本體覺廣大不可
屈一為私意所撓則便有歉所謂直養而無害
者是全義理去私慾否

以直養而無害即上文自反而縮之意人能集義

則無不直而氣浩然矣

配義與道伊川謂以義理養成此氣合義與道
又云既生得此氣語其體則與道合語其用則
莫不是理義配義與道自養氣者而言或自養
而既成者也龜山謂氣無聲之可名故難言之
也而以道義配之所以著名也一似氣道義各
為一物姑借此以明彼爾尹和靜謂其為氣也
至大至剛以直其體則名曰道其用則名曰義
孝者能識之然後能養之則三者皆一事則氣
為之主兩說未知如何集註謂合而有助之語

亦未能盡曉併告開發

集註說得分明更宜深考當見不敢曲從楊尹之意
必有事焉而勿正二程多主於敬一說須當集
一義是承上文是集義所生者而言所謂必有事
則積集衆善工夫否

孟子上下文無敬字只有義字程子是移將去敬
字上說非孟子本意也集註亦可細玩

有子以孝悌為仁之本孟子分事親從兄為仁
義之實義主敬或主於事之宜也
以宜為主而敬在其中

故者以利爲本故者謂其本如是也或是已然之故也謂其本如是則自其稟受之初者觀之若已然之故則必待端緒著見而後可也伊川謂必求其故者只是欲順而不害之謂所謂順利者得非中庸率性之道而人爲不得參於其間耶又曰凡性之初未嘗不以順利爲主則是性本順利不待矯揉成就也此只就性之本而言也至觀順杞柳之性與夫水無有不下兩章則性本善凡所謂不善皆拂其本也伊川二說恐參合看而後全也如龜山以故爲氣質之性

竊類莊子去智與故之言蘇黃門亦有此說不知如何

故者已然之迹也如性之有仁義禮智不可得而見而惻隱羞惡恭敬是非則有已然之迹矣然四者之發非有所矯揉而後成也非以利爲本取

之說皆非是蘇之笑尤甚此類須痛與辨析方見功夫

孟子論三聖獨伊尹不言聞其風者亦不言其流弊如夷惠者何也豈以其樂堯舜之道於畎畝之中必待湯往聘之乃幡然而起行止近於聖之時也

此恐亦偶然耳如所論者恐或亦有之也

知聖一章自集大成也者以下舊見鄉人陳先生說孟子教學者集大成門戶故分知聖始終之事以示人謂其知有偏全則行亦有偏全必自致知而入也竊觀此章前言聖人之時後方兼明智聖始終之義獨言孔子者恐爲知聖功用而言也三子者或不足於知或知有所偏也如橫渠謂聖者不勉而中不思而至似不特知之事也豈所謂知亦生而知之者否

孟子此言固專爲孔子而發然亦可見三子欠闕處者功夫次第不必說教學者以集大成門戶及聖人之功用而言也集大成乃聖賢地位極至處豈有門戶之可言然其所謂知有偏全則行亦有偏全必自致知處而入則得之矣

孟子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程氏謂善亦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若指上文氣稟而言則如子越椒之生世偶有之不應稟氣賦形有善惡存焉若指下文水就下而言則若有可使爲之害之意然濁水沙石非水本然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此語未曉所指

此章性字說得最雜有是說本性者有是說氣稟者其言水之下與水之清亦是兩意須細分別耳生之謂性一章集注以知覺運動者言也仁義禮智性也嘗觀釋氏之說止以知覺運動者爲性今其徒之說亦有以是靈靈昭昭者爲非者前此常被其惑今析性與氣而言性之大本雖已分曉更有疑處人賦氣成形之後便有知覺所有知覺者自何而發端又死之後所謂知覺運動者隨當與形氣俱亡性之理則與天地古今月流而無間橫渠所謂非有我之得私者亦

有形聚成物形潰反原之說如何釋氏以謂覺性常存不受沉墜如其說誠有一物在造化之外老氏亦謂死而不亡至於聖人之於喪祭求諸幽漠如此其至者果有物無物耶

知覺正是氣之虛靈處與形器查滓正作對也鬼游魄降則亦隨以亡矣橫渠反原之說程子蓋嘗非之今東見錄中不可以旣反之氣復爲方伸之氣此類有數條皆爲此論發也喪祭之禮是因其遺體之在此而致其愛敬以存之意思又別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孟子謂人之材無有

不善伊川謂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
氣濁則才濁才則有善不善性則無不善其說
似與孟子相反或四端著見處是才或所以能
充拓者爲材也

性既本善則才只可爲善爲氣有不善故才有不
善耳然孟子不論氣之病集注言之詳矣請更詳之
君子不謂性命一章上言不謂性也下言有性
焉上下言性不同恐上是氣質之性下是天地
之性否橫渠所謂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
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

焉正本此意否

以口之於味之屬爲性非專指氣質蓋以理之屬
於血氣者而言如書之言人心也中庸章句序中
已詳之可考

大而化之之謂聖橫渠謂大而化不可爲也在
熟之而已矣此則與易之擬議以成其變化同
或說大猶有迹化無跡謂充實光輝者使泯然
無形迹之可見竊疑與釋氏銷礙入空之說相
似不知如何

孟子說化字與易之變化不同後說得之然非銷

礙入空之謂更分別之不可見矣

橫渠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橫渠所謂性者恐兼天地之性氣質之性而言否所謂心者併人心道心言否

非氣無形無形則性善無所賦故凡言性者皆因氣質而言但其中自有所賦之理爾人心道心亦非有兩物也

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于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故說神如在如上在其左右大小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掩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係今與後已與人至竊謂此段論至理徹上徹下本自完具初無天人微顯之間誠敬者所以體當是理者也一不誠敬則幾於無物矣其能貫通而無間此終始專在誠敬上著力是否

此是因解乾字乾字即是天字遂推言許多名字
只是一理而各有分別雖各有分別又却只是一
箇實理誠者實理之謂也非論人當以誠敬體當
是理也

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
下之正理出則不是唯敬而無失最盡至竊謂
此段論中之體直上直下無所偏倚發而中節
雖謂之和而中之體固存所論出則不是
謂發而不中節者不敬而無失持養於未發
前否

出則不是蓋謂發即便不可謂之中也且如喜
中節雖是中節便是倚於喜矣但在喜之中
不及故謂之和耳

答林德久

別紙所論敬為求仁之要此論甚善所謂
欲即是仁之全體亦是也但須識得此處便有
來生意融融洩洩氣象乃為得之耳顏子不改其
樂是它功夫到後自有樂處與貧富貴賤了不相
關自是改它不得仁智壽樂亦是功夫到此自然
有此効驗來喻雖亦無病然語意終未親切活絡

更宜沉養玩索更於仁智實處下工夫則又當自
見矣西室所聞未見全書恐是陳長方所記此只
有慶澤記善錄乃淮郡印本想已有之其間議論
亦多可疑也

答林德文

近接教官閣次必遠既非祿養之道又且其
人急情苟簡非所以磨厲器業以充其
一近聞承佐之屬為佳也喜為居如昨期
謝者皆事者亦嘗試之似難強又陳到全
新忍反生忍忍不若以懷持

何可避也

答林德文

惟閑中足得為學未為失計要之仕宦只令
注擬是家常茶飯今人干堂慣了不盡
有志之士亦不免俯首其間為人所前却此
為後來之戒也無事靜坐有事應酬隨時處
自已身心運用但常自提撕不與俱往便是功夫
事物之來豈以漠然不應為是耶疑義已略用已
意說釋其後恐有未安更望反復大抵似用意未
精敲嚼未破也漢卿此不易得想亦難得相聚

也齋中自去秋後空無一人亦幸省事今復頗有
來者然亦不多目前未見卓然可望也唯江西吳
必大伯豐者相從累年明敏過人儘能思索從事
州縣隨事有以及民而自守勁正不為時勢所屈
甚不易得今乃不幸短命而死甚可傷悼耳

答林德久

喜疾病益侵氣痞足弱不能屈伸屏居無事尚能
讀書而以病故不能俯伏几案所幸猶有一二朋
友早晚講論少足為慰耳引年告老昨以鄉閭議
議官吏過憂又不得上至煩臺評播告後乃得

之尸居餘氣何足為世重輕而每煩當路注意如
此既以自歎又自笑也二陸祠記甚佳此題目本
不好做想亦只得且如此說過耳幕中無事儘可
讀書不知比來作何功夫因書幸略及之也武成
錯簡尋常如何讀韓退之與大顛書歐蘇之論孰
當因風幸及之

答林德久

盡心知性之說恐未然今亦未論義理如何只看
文勢者也二字便可見近有朋友引得其民者得
其心也以證之亦自有理若如所論私意脫落無

有查滓爲盡心即不知却如何說存心兩字兼既
未知性即是於理尚有未明如何便到得此田地
耶此處一差便入釋氏見解矣此理甚明更宜思
之況知者有漸之詞盡者無餘之義其意象規模
自應有先後也太虛實理正是指形而上者而言
既曰形而上者則固自無形矣然謂之無理可乎
以此思之亦自曉然也

答歐陽希遜 謙之

所示疑義比舊甚進所未安各已疏出幸更思之
因風喻及也所謂徒守紙上語擬規畫圓模矩作
方此初學之通病然尚有不能守紙上之語雖擬
規矩而不能成方圓者而未必自知其非也以愚
計之但且謹守規矩朝夕模之不暫廢輟積久純
熟則不待模擬而自成方圓矣切不可輒萌妄念
求之於言語文字之外也

觀孔子言仁如告顏子以克己復禮所以爲仁
之機殆若發露而無餘蘊至孟子論仁雖嘗指
人心而言然其意使人自惻隱之心推之要其
旨歸多主於愛之一辭雖所以指示於人者豈
不精切而確實然不似聖人之言仁廣大渾全

而使人自得於精思力行之餘也意者孟子適
當夫好戰嗜殺人之時爲救焚拯溺之計不可
不自夫受病之所而藥之歟

程子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
則包四者惻隱之類偏言之也克己之類專言之
也然即此一事便包四者蓋亦非二物也故論語
集注中云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也此言極有味可
更思之不可謂孟子之言不如孔子之周徧孟子
亦有專言之者仁人心是也孔子亦有偏言之者
愛人是也又謂孟子以世人好殺而言惻隱尤非
也孔子雖不以義對仁然每以智對仁更宜思之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君子之所以重乎此者爲
其發乎吾身而非有待於外也爲其得於不勉
不思而非出於造作而然也豈若籩豆之事器
數之末皆身外之物可以品節劑量安排布置
而爲之者乎

曾子之意只是說人之用力有此三處此大而彼
小此急而彼緩爾亦未說到不勉不思處籩豆之
事固是末節然亦非全然忽略而不以爲意但當
付之有司使供其事而非吾之所當切切留意者

耳所云身外之物以下云者尤非本文之意也

論語集註曰曾點氣象從容辭意灑落其竊想
像其舍瑟之際玩味其詠歸之辭亦可以略識
其大槩矣程子謂其便是堯舜氣象竊嘗以程
子之意求之所謂堯舜氣象者得非若所謂不
以位爲樂與夫有天下而不與之意乎集註又
云是雖堯舜事業固優爲之不知所謂事業者
就其得於己者而言就其得於事功者而言正
子之所謂狂者蓋謂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所謂行不掩焉者若曰言不顧行行不顧言所
行不能掩其所言也不知曾點行不掩焉者無
處可見檀弓曰季康子死曾子倚其門而歌於
此而作歌可以見其狂否

曾點氣象固是從容灑落須見得它因甚到得如
此始得若見得此意自然見得它做得堯舜事業
處不可以一事言也行有不掩亦非言行背馳之
謂但行不到所見處耳倚門而歌亦略見其狂處
只此舍瑟言志處固是聖人所與然亦不害其爲
狂也過此須流入老莊去矣

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集註云浩

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即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其竊味氣體之充與下面浩然之氣兩箇氣字大意似同而精微密察處略似有異前面氣字若專主形於外者而言後面氣字若專主發於內者而言

氣無二義但浩然之氣乃指其本來體段而言謂體之充者泛言之耳然亦非外此而別有浩然之氣也

反身而誠者知至之功強恕而行者力行之功知之在前行之在後與篇首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文勢略同未審是否

反身而誠乃是反求諸身而實有是理如仁義忠孝應接事物之理皆真有之而非出於勉強僞為也此是見得透信得及處到此地位則推己及物不待勉強而仁在我矣下言強恕而行者蓋言未至於此則當強恕以去己私之蔽而求得夫天理之公也

孟子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集註云言四體雖不能言而其理自可曉也似若指在人而言

集註此義近看得似未安恐只是說四體不待安
排而自然中禮也

舜不告而娶告則廢人之大倫則娶爲重而告
爲輕不幾於禮輕而色重賢者飢餓於土地賙
之則受免死而已則免死爲重潔身爲輕不幾
於禮輕而食重

禮固重於食色矣然亦有大體小節之殊而食色
所係亦自有小大緩急之不同孟子蓋言之詳矣
無可疑也

答歐陽希遜

所示卷子已悉疏其後矣時亨處亦有三紙可互
見也元德爲况如何元瞻已歸未也吾人爲學自
爲己事豈以時論而少變千萬勉力

謙之前此請問曾點氣象從容辭意灑落堯舜
事業亦優爲之先生批教云曾點氣象固是從
容灑落然須見得它因甚得到如此始得若見
得此意自然見得它做得堯舜事業處謙之因
此熟玩集註之語若曰但味其言則見其日用
之間無非天理流行之妙而用舍行藏了無所
與於我見得曾點只是天資高所見處大所以

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之妙惟其識得這道理破便無所係累於胷中所謂雖堯舜事業亦優爲之自其所言以逆諸其日用之間而知其能爾也何者堯舜之聖只是一箇循天理而已然曾點雖是見處如此却無精微縝密工夫觀論語一書點自言志之外無一語問答焉則其無篤實工夫可見矣使曾點以此見識加之以鑽仰之功謹於步趨之實則其至於堯舜地位也孰禦本朝康節先生大略與點相似伏乞指教人有天資高自然見得此理真實流行運用之妙者未必皆由學問之功如康節二程先生亦以爲學則初無不知也來喻皆已得之大抵學者當循下學上達之序庶幾不錯若一向先求曾點見解未有不入於佛老也

謙之前此請問語孟仁不同處先生批教曰集註中云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也此言極有味可更思之近來却覺看得論語中答諸弟子問仁處如告之以主敬行恕告之以先難後獲之類往往不是先藥其人之病痛則是其人未到仁者地位未可以抽關啓鑰告之且爲它安下一

箇爲仁底根脚根脚平正牢固然後却可語之
以仁若答子貢之間直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
其器此可以觀矣樊遲問仁告之以居處恭執
事敬與人忠胡氏以爲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
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似得聖人之意矣若
是根脚不穩而語之以仁縱使能用力焉果能
爲我有乎根脚旣正雖不告語之亦自然能尋
求向上去也前此讀論語見聖人答問仁之語
其說不一便將作聖人言仁廣大周徧底意思
看了是以求其要領而不可得却把孟子言仁
處看小了遂謂孟子之言不如孔子廣大周徧
今此却看得孟子所言惻隱之心與夫人心等
語乃是實指仁之端倪學者便可體認尋求便
有靠實下手處於此益見得所謂心之德者乃
是仁之真體蓋事事要得此心之安不使有一
毫之不足處而愛者乃是仁之實不以吾身之
外皆無與於我而一毫不卹也程子以西銘爲
仁之體其以此歟不知是否伏乞指教

此段看得大有病告樊遲三語便與告顏淵仲弓
都無異故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安得謂爲

之安立根脚乎若此只是安立根脚即不知如何方是正下手為仁處耶大率孔子只是說箇為仁工夫至孟子方解仁字之義理如仁之端仁之心之類然仁字又兼兩義非一言之可盡故孔子教人亦有兩路克己即孟子仁心之說愛人即孟子惻隱之說而程子易傳亦有專言偏言之說如素訓釋又是孟子程子義疏可更詳之

謙之前此請問孟子程子論才處曾妄為之說曰性無不善而氣有清濁人之有昏明強弱者氣使之然也才發於性固無有不善也使稟之

清而本性常用則才固無不明且強也氣稟之濁而本性障蔽則或有以梏其才之美而使之昏且弱矣氣稟昏濁既蔽其性之善則遂併與其才而失之何者性固才之根本也此孟子所謂不能盡其才而非才之罪也故夫氣之清則能盡其才氣之濁則不能盡其才然其才發於性自人氣之有清濁而後才始有盡不盡者焉則夫昏明強弱其本固不係於才而繫於氣也上已

前時請問之語此時先生賜答不以為不可然謙之近來玩味孟子本文與集註之說又覺前說殊未

爲當孟子之言若曰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
人皆有之可見其性之善也夫人之受此性以
生也則必具此形體也有此形體則其才固能
具於此形體之中若是器爲刃也必能刺物也
是器爲舟也必能行水也是故有此惻隱羞惡
辭遜是非之心能思而求之以充惻隱羞惡辭
遜是非之心是所謂盡其所能也彼其不思不
求不知所以充之者非無是能也不知所以盡
其所能也其所以不盡其所能者則稟是氣之
濁與夫陷溺其心者也程子所謂學而知之即

孟子求則得之之論也程子所謂自暴自棄即
孟子不盡其才之論也二說雖異不害其爲同
也不知是否伏乞指教謙之又觀集註曰才固
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竊疑昏明是氣強弱是才
不知於才字上下昏明字如何伏乞指教
氣稟之殊其類不一非但清濁二字而已今人有
聰明通達事事曉了者其氣清矣而所爲或未必
皆中於理則是其氣之不淳也人有謹厚忠信事
事平穩者其氣醇矣而所知未必能達於理則是
其氣之不清也推此類以求之才自見矣

程子曰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又曰人生而靜已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謙之竊意明道所言生之謂性與告子所言生之謂性不同明道之意若謂人生而後方始謂之性前此天命流行未有所寄寓只可謂之善不可謂之性然以無可得名又是性之本源只且謂之性若論其體段則不可謂之性此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性即氣氣即性蓋必稟是氣然後人之形體始立必命之以是性然後人之良知良能始具

必有是性而後有是氣必有是氣而後有是性二者蓋不能以相離也人物未生之時天命之流行雖其未有底止不可謂之性而性之本真實渾然而無所間雜人物已生之後氣質之成形雖其理已命于人始得謂之性而性之本體始與氣質交雜而有待於察識其端倪矣程子所謂性即氣氣即性非謂氣便是性性便是氣蓋言其不相離也此程子所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一之則不是蓋以此也不知是否伏乞指教

此段近之

程子曰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者是氣稟使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謙之竊考夫下文所引水流爲喻是所謂不是元有兩物相對而生也然既謂之流而復有濁則非自幼而惡矣既曰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則不可謂之惡亦不可不謂之性矣既曰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污有流而未遠已有所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又曰清濁雖不同然不可謂濁者不爲水也謙之竊以謂既是初流出時無濁者則後來雖有濁者或是泥沙溷之外物汨之不是元初水裏面帶得濁來到此方見也此則孟子所謂陷溺其心者也豈得以惡爲不可不謂之性哉程子之言必有深意伏乞指教此所謂泥沙外物正指氣稟而言

程子曰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性善是也近觀先生答嚴時亨所問云易大傳言繼之者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與程子之說似若有異伏乞指教

明道先生之言高遠宏闊不拘本文正意如此處多若執其方而論則所不可通者不但此句而已須知性之原本善而其發亦無不善則大傳孟子之意初無不同矣

鄉黨非帷裳必殺之集註云朝祭之服用裳問時遺此一句正幅如帷要有襞積而旁無殺縫其餘如深衣要半下有倍要則無襞積而有殺縫矣所謂有襞積恐是若今裙制近要有殺入是也要半下謂近要者狹半放下面齊也齊倍要謂向下者闊倍於上面要也不知旁無殺

縫之制如何恐是深衣之制裳下面是裁布齊之近要者殺從其小以就半下之法所以旁有殺縫也伏乞指教

此讀集註遺下首句故其下皆無文理昨乍看之亦自曉不得也今添此句讀之自合見得分明矣惟裳如今之裙是也襞積即是摺處耳其幅自全安得謂近要者有殺縫耶

論語君子周而不比字舊音毗志反集註無音古註集註皆為偏黨之義義之與比舊音毗志反集註音必二反孟子願比死者一洒之與且

比化者無使土親膚其義與音又俱備無可疑者若御者且羞與射者比集註亦爲偏黨之義音必二反不知比字爲偏黨之義者皆當作必二反如何至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集註曰比連也音去聲所謂去聲者想却是作毗志反否伏乞指教

記得此字是用賈昌朝羣經音辨改定比今之諸侯一處改未盡耳更俟契勘然亦無甚緊要今日昏甚此等處恐不暇料理矣

孟子曰我不貫與小人乘貫舊音慣註曰貫習也集註無音亦曰貫習也恐是不須音轉亦可此等不應以煩瀆尊聽鄉里後生或來質問不敢以私意揣量以告伏乞等察

貫若不音慣不知讀作何字如有別音即須補之若依舊只是貫字則自不須音也此不暇檢可更詳之後便批來

答歐陽希遜

所論程先生爲飛魚躍必有事焉之語元德亦以爲疑此乃爲或問中舊說所誤今詳味之方見程先生說爲飛魚躍是子思喫緊爲人處以其於事

物中指出此理令人隨處見得活潑潑地必有事
焉是孟子喫緊為人處以其教人就已分上略綽
提撕便見此理活潑潑地也非以其文義相似而
引以為證也今看中庸且看子思之意見得分明
却將程先生所說影貼出便見所引孟子之說只
是一意不可以其文字言語比類牽合而使為一
說也凡若此類更宜深思

所論鬼神一章全不子細援引太多愈覺支離不
見本經正意可且虛心將經文熟看甚不能曉處
然後參以章句說教文義分明道理便有去著體

物之義兩處說得如此分明足可致思乃更泛然
而問可見元不曾入思慮也祭統所說如有見聞
論語所說祭神如在皆是主於祭者而言此章言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是主於鬼神而
言自有賓主如何却如此看體物使人兩又來喻

言如其神之在焉非真有在者也此言尤害理若
如此說則是偽而已矣又豈所謂誠之不可掩乎
昭明焄蒿悽愴說非是昭明謂光景焄蒿謂氣
象悽愴使人神思灑淅如漢書云風肅然者宰我
答問一章所論鬼神正與中庸相表裏且先看

令中庸意思分明却看此章便見子細
知仁勇一章雖非經文正意然文勢相聯讀者亦
須識得去著方見義理大小精粗縱橫貫穿無空
闕處今觀所論全未致思至如所引論語仁者安
仁智者利仁豈是不知有此兩句所以如此筆之
於書決須更有深意今乃如此草草看過率然發
問殊非所望於朋友也

答嚴時亨 世文

五行之生各一其性

氣質是陰陽五行所為性即太極之全體但論氣

質之性則此全體墮在氣質之中耳其別有一性也

明道言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

人生而靜是未發時以上即是人物未生之時不
可謂性才謂之性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墮在形氣
之中不全其性之本體矣然其本體又未嘗外此
要人即此而見得其不雜於此者耳易大傳言繼
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雖
曰已生然其本體初不相雜也

程子以忠為天道恕為人道莫是謂忠者聖人
之在已與天同運而恕者所以待人之道否

聖人待己待人亦無二理天人之別但以體用之殊耳

放於利而行多怨南軒獨以為己之怨人

南軒說固有此理只是此章語意只合如古註及程子說不容一語可兼二意虚心平氣靜以察之當自見得不可以其近裏而遷聖人之本意以就之也

禮無大小未嘗不重於食色不可謂食色有時而重於禮食色重處是亦禮之重

此章無它可疑熟讀本文自可見矣

發己自盡謂忠循物無違謂信所謂發己莫是奮發自揚之意否循物無違者循其義如何發己自盡但謂凡出於己者必自竭盡而不使其有苟簡不盡之意耳非奮發之謂也循物無違謂言語之發循其物之真實而無所背戾如大則言大小則言小言循於物而無所違耳
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

楊墨皆是邪說無大輕重但墨氏之說尤出於矯偽不近人情而難行故孟子之言如此非以楊氏為可取也孔墨並稱乃退之之繆然亦未見得其

與原道之作孰先孰後也

簡易引呂東萊解禹貢一段

此說大槩得之然亦不必言先為其難大抵只是許多道理須要理會得分明後方無窒礙不費力而自簡易耳如治繩若不解放得開豈能自成條理而不紛糾耶

三重當從伊川之說

伯者之事不得為善此章正與上章相發明乃是相承為文非隔章取義也

六言六蔽說

此亦但疑其文有不同耳先立題目又令復坐而後言之亦似太鄭重也

答嚴時亨

問目各已批出請更詳之禮書近方略成綱目但疏義雜書中功夫尚多不知餘年能了此事否當時若得時亨諸友在近相助當亦汗青有期也浙中朋友數人亦知首尾亦苦不得相聚未有見日千萬自愛更於義理切身處著實進得一步則所以守此身者不待勉而固矣

某昨來請問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傳云五行

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
各一其性則渾然大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
物之中而性之無不在又可見矣各一其性周
子之意固是指五行之氣質然水之潤下火之
炎上木之曲直金之從革土之稼穡此但可以
見其氣質之性所稟不同却如何便見得太極
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此性字是
指其義理
性之無不在也莫是如上一節所謂五行異質
而不能外乎陰陽陰陽異位而皆不能離乎太
極即此可見得否覺得此處傳文似猶欠一二

轉語每讀至此未能釋然先生答云氣質是陰
陽五行所為性即太極之全體但論氣質之性
則此全體墮在氣質之中耳非別有一性也某
反復思之誠非別有一性然觀聖賢說性有是
指義理而言者有是指氣稟而言者却不容無
分別敬讀誨語謂氣質是陰陽五行所為性
太極之全體始悟周子所謂各一其性專是主
理而言蓋五行之氣質不同人共所知也而太
極之理無乎不具人所未必知也此周子喫緊
示人處今所在板行傳文皆云五行之生隨其

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

詳此文義

當指氣而言

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中全體無不

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不在又可見矣

此詳

文義這箇性字

一段之間上下文義頗相合恐

讀者莫知所適從若但云五行之生雖其氣質

所稟不同而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

物之中所謂各一其性如此則辭約而義明正

是回教所謂全體墮在氣質之中底意思伏乞

指教

陰陽五行之為性各是一氣所稟而性則一也故自

陰陽五行而言之則不能無偏而人稟其全所以

得其秀而最靈也

某昨來請問明道先生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

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

繼之者善也孟子言性善是也夫人生而靜是

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此已上誠有不容說者然

自孟子以來至於周程諸先生皆善言性者其

大要指人物所得以生之理而言親切著明今

謂其所說皆不是性可乎性理之說本自精微

今謂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無乃使人致思於

杳冥不可致詰之境乎明道此段文意首尾大
 要是推明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竊詳易係言繼
 之者善正謂大化流行賦與萬物無有不善孟
 子言性善止是言義理之性人所均稟初無不
 善皆是極本窮源之論引此以明人生氣稟理
 有善惡似不相侔不知明道所見是如何先生
 答曰人生而靜是未發時已上即是人物未生
 之時不可謂性才謂之性便是人生以後此理
 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然其本體
 又亦未嘗外此要人即此而允得其不雜於此
 者耳易大傳言繼善即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
 性善是指已生之後雖曰已生然其本體初不
 相雜也以上是人物未生之時是其思慮所未
 到伏讀批誨指示親切却學得先生之說甚明
 而明道之說益有可疑何者人物未生時乃是
 一陰一陽之謂道而天命之流行所謂繼之者
 善便是以上事何故言以上不容說方其人物
 未生固不可謂性及人物既生須著謂之性雖
 則人生已後此理墮在形氣中不全是性之本
 體然氣稟不能無善惡者性之流也於理之有

善無惡者性之本體也然言不可不謂之性要在學者隨所讀書自去體認取今謂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深恐啓人致思於杳冥不可致詰之境而大傳言繼善是指未生之前則命之道也未可謂之性孟子言性是指已生之後乃易大傳所謂成之者性而非所謂繼之者善也明道却云凡人說性只是說得繼之者善也孟子言性善是也此尤不可曉近思錄一書皆是刪取諸先生精要之語以示後學入德之門戶而首卷又是示人以道體所在編入此段必不是

閑慢處既有所疑未容放下再此扣請乞恕
三之瀆

此一段已詳於希遜卷中矣明道先生如此處多若以本文論之則皆不可曉矣要當忘言會意別作一格看可也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一章夫子既語之以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正是使之盡言一旦進用何以自見及三子自述其才之所能堪志之所欲爲夫子皆不許之而獨與曾點看來三子所言皆是實事曾點雖答言

志之間實未嘗言其志之所欲爲有似道遙物
外不屑當世之務者而聖人與此而不與彼何
也集註以爲味曾點之言則見其日用之間無
非天理流行之妙而用舍行藏了無與於我
雖堯舜之事業蓋所優爲其視三子規規於事
爲之末不可同年而語矣某嘗因是而思之爲
學與爲治本來只是一統事它日之所用不外
乎今日所存三子却分作兩截看了如治軍旅
治財賦治禮樂與凡天下之事皆是學者所當
理會無一件是少得底然須先理會要交自家

身心自得無欲常常神清氣定涵養直到清明
在躬志氣如神則天下無不可爲之事程子所
謂不得以天下撓己己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
事物者是矣夫子嘗因孟武伯之問而言由也
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求也千室之邑百乘
之家可使爲之宰亦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
客言聖人固已深知其才所能辨而獨不許其
仁夫仁者體無不具用無不該豈但止於一才
一藝而已使三子不自安於其所已能孜孜於
求仁之是務而好之樂之則何暇規規於事爲

之末綴定有這箇能解橫在肚皮裏常恐無以自見故必欲得國而治之一旦夫子之間有以觸其機即各述所能子路至於率爾而對更無推遜求亦但見子路爲夫子所哂故其辭謙退必竟是急於見其所長。聖門平日所與講切自身受用處全然掉在一偏不知今日所存便是後日所用見得它不容將爲學爲治分作兩截看了所以氣象不宏事業不能造到至極如曾點浴沂風雩自得其樂却與夫子飯蔬食飲水樂在其中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襟懷相似程子謂夫子非樂蔬食飲水也雖蔬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謂顏子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要知浴沂風雩人可爲而未必能得其樂者正以窮達利害得以累其心而不知其趣味耳夫舉體遺用潔身亂倫聖門無如此事全不可以此議曾點蓋士之末用須知舉天下之物不足以易吾天理自然之安方是本分學者曾點言志乃是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無入而不自得者故程子以爲樂而得其所也譬如今時士子或有不知天

分初無不足游泳乎天理之中大小大快活反以窮居隱處為未足以自樂切切然要做官建立事功方是得志豈可謂之樂而得其所也孟子謂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孟子所謂君子所性即孔子顏子曾點之所樂如此如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物各付物與天地同量惟顏子所樂如此故夫子以四代禮樂許之此浴沂風雪識者所以知堯舜事

業曾點固優為之也然知與不知在人用與不用在時聖賢於此乘流則行遇坎則止但未用時只知率性循理之為樂正以此自是一統底事故也龜山謂堯舜所以為萬世法亦只是率性而已外邊用計用較假饒立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如子路當蒯瞶之難知食焉不避其難而不知衛鞅之食不可食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後來所成就止於如此正為它不知平日率性循理便是建功立事之本未到無入不自得處夫子之不與其有以知之矣所見知此不肯馳否乞與訂正

此一段說得極有本末學者立志要當如此然其用力却有次第已爲希遜言之矣

答嚴時亨

生之謂性一章論人與物性之異固由氣稟之不同但究其所以然者却是因其氣稟之不同而所賦之理固亦有異所以孟子分別犬之性牛之性人之性有不同者而未嘗言犬之氣牛之氣人之氣不同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一章亦是如此若如所論則孟子之言爲不當而告子白雪白羽白玉之白更無差別反爲至論矣程先生有一處有隙中日光之論最爲親切更須詳味於同中識其所異異中見其所同然後聖賢之言通貫反覆都不相礙若只據一偏各說道理則互相逃閃終身間隔無復會通之時矣杞柳之性固可以爲柷棬然須斫伐裁截矯揉而後可成故孟子言戕賊杞柳而後可以爲柷棬也若杞柳可以爲柷棬而榘楠不可以爲柷棬又是第二重道理與此元不相入不當引以說也此等處須且虚心看它聖賢所說文義指意以求義理之所當乃爲善學者若如所論徒爲紛擾不惟枉費思慮言語而反有害於窮理之實也多怨之說固有此理但恐如此包裹費力聖人之言簡易平直未必如此屈曲且依程先生說爲善

五行大極便與生之謂性相似以爲同則同中有異以爲異則未嘗不同

親親長長貴貴尊尊皆天下之大經固當各有所尚然亦不可以此而廢彼故鄉黨雖上齒而有爵者則俟賓主獻酬禮畢然後入又席于尊東使自爲一列不爲衆人所壓却它人即所謂遵也遵亦作撰如此則長長貴貴各不相妨固不以齒先於爵亦不以爵加於齒也

祭五祀說見於月令註疏甚詳可自考之

越紳之說註雖簡疏必詳此等可自檢看居喪不祭伊川橫渠各有說若論今日人家所行則不合禮處自多難以一槩論若用韓魏公法則有時祭有節祠時祭禮繁非居喪者所能行節祠則其禮甚簡雖以墨纒行事亦無不可也

喪禮自葬以前皆謂之奠其禮甚簡蓋哀不能支而於新死者亦未忍遽以鬼神之禮事之也自虞以後方謂之祭故禮家又謂奠爲喪祭而虞爲吉祭蓋漸趣於吉也酌酒有兩說一用鬱鬯灌地以降神則唯天子諸侯之禮有之今其書亡不可深考一是祭酒蓋古者飲食必祭今以鬼神自不能祭故代之祭也今人雖存其禮而失其義不可不知

禮必本於太一高氏說恐不然

贛州所刊語解乃是鄭舜舉侍郎者名汝諧中間略

看亦有好處但如所引數條却似未安今且論其

一二大者如三仁之事左傳史記所載互有不同

但論語只言微子去之初無面縛啣璧之說今乃

捨孔子而從左氏史遷已自難信又不得已而曲

為之說以為微子之去乃去紂而適其封國則尤

為無所據矣此乃人道之大變聖賢所處事雖不

同而心則未嘗不同故孔子歷舉而並稱之且皆

許其仁焉更須玩索未可輕論也絕四之說尤為

無理且更虛心看集註中所引諸先生說不必如

此求竒失却路脉也

答曾光祖 與宗

知別後為學不倦甚慰然所謂念欲刻苦加勤又

恐遂成助長之患而致知之功亦非且夕可冀則

似未得箇下手處也大綱且得以敬自守而就其

間講論省察便是致知知得一分便有一分功夫

節節進去自見欲罷不能不待刻苦加勵而後得

也但目下持守講學却亦不得不刻苦加勵不須

遽以助長為憂也

答曾光祖

所示問目甚慰所懷此是求其放心乃為學根本
田地既能如此向上須更做窮理功夫方見所存
之心所具之理不是兩事隨感即應自然中節方
是儒者事業不然却亦與釋子坐禪攝念無異矣
所論內外賓主之辨意亦得之但語猶未瑩須知
在內之日多即是為主在內之日少即是為客耳
主式乃伊川先生所制初非朝廷立法固無官品
之限萬一繼世無官亦難遽易但繼此不當作耳
有官又自妨牌子亦無定制藕意亦須似主之大小
高下但不為判合陷中可也凡此皆是後賢義起
之制今復以意斟酌如此石古禮則未有考也大
學或問之誤所疑甚當中間已脩定矣今內去兩
本幸收之偶歸故居監視社倉交米草草作此不
暇它及正遠千萬進學自愛只如前所論用功久
之自當有進蓋已得其要領不易如此切已致
思也

答曾光祖

熹行役已涉建昌之境垂老復出非力所堪深以
愧歎耳所示為學之意世善此事元無窮盡不可

計功程但當鞠躬盡力看到甚地位耳

答曾光祖

所詢喪祭之禮程張二先生所論自不同論正禮則當從橫渠論人情則伊川之說亦權宜之不能已者但家間頃年居喪於四時正祭則不敢舉而俗節薦享則以墨衰行之蓋正祭三獻受胙非居喪所可行而俗節則唯普同一獻不讀祝不受胙也如此則於遠祖不遷主禮經所說不一亦無端必別議稱呼矣的儀制竊意恐當以大祥前一日祭當遷之主告而遷之然後次日撤几筵奉新主入廟似亦稍合人情幸更詳之此事尚遠可徐議之也

答曾光祖

橫渠曰仲尼絕四意有思也竊意夫子嘗言學而不思則罔又言君子有九思今橫渠之言與此相反
絕四是聖人事不思不勉者也學者則思不可無但不可有私意耳

伊川易傳序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典禮則辭無所不備其曰象曰辭固皆理之所寓然其曰體用一

源未知三者以何爲體以何爲用又所謂典禮者無非天叙天秩之自然不知於會通處如何而觀易中之辭何者備之

上四句其說已見於太極圖解後統論中矣觀會通是就事上看理之所聚與其所當行處辭謂卦爻之辭

橫渠云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某謂實有諸己乃能爲仁雖仁有久近之不同然非有諸己不能也其所以三月日月者特主義理客氣消長分數之多寡耳非三月日月有內外賓主也

所謂實有諸己乃能爲仁不知實有是有何物爲仁是爲何事知得此意方可理會內外賓主之辨明道曰目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便與克下室中率置尖物須以理勝它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興宗未曉其說

人有目畏尖物者明道先生教以室中率置尖物使見之熟而知尖之不刺人也則知畏者妄而不復畏矣

觀之上九曰觀其生君子無咎象曰觀其生

未平也

其生謂言行事爲之見於外者既有所省便是未得安然無事

答曾景建

辱書文詞通暢筆力快捷蔚然有先世遺法三復令人疊疊不倦所論讀書求道之意亦爲不失其正所詆近世空無簡便之弊又皆中其要害亦非常人見識所能到也然文字之設要以達吾之意而已政使極其高妙而於理無得焉則亦何所益於吾身而何所用於斯世鄉來前輩蓋其天資超

異偶自能之才必專以是爲務也故公家舍人公謂王荆公曰文字不必造語及摹擬前人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况又聖賢道統正傳見於經傳者初無一言之及此乎至於讀書則固吾事之不可已者然觀古今聖賢立言亦未始不以孝弟忠信收斂身心爲先務然後即吾日用之間參以往訓之指反覆推窮以求其理之所在使吾方寸之間虛明洞徹無毫髮之不盡然後意誠心正身脩而推以治人無往而不得其正者若但泛然博觀而槩論以爲如是而無非學如是而無非道則吾

恐其無所歸宿不得受用而反爲彼之指本心講
端緒者所笑矣鄙見如此幸試思之有所未安復
以見告甚幸甚幸錄示先大父司直公所記龜山
先生語前此所未見然以其它語推之知其誠出
於龜山無疑也所示佳篇句法高簡亦非世俗所
及然憤世太過恐非遜言之道千萬謹之尤所願望

答曾景建

便中辱書備知向來徧參之反求始末而又深以主
一窮理得所歸宿爲喜也此日秋清計所履益佳
勝從事於斯亦當益有味矣然二事知之甚易而

爲之實難爲之甚易而守之爲之難主一之功固
須常切提撕不令間斷窮理之事又在細心耐煩
將聖賢遺書從頭循序就平實明白處玩味不須
貪多但要詳熟自然見得意緒若鶩於高遠涉獵
領解則又不免如向來之請話必求休歇而反成躁
亂也示及與柴君書其言善不知渠以爲如何今人
亦未說到此異端之弊自是己分上差却入路欠却
功夫其迷溺者固無及道其慨然以攘斥爲己任
者又未免有外貪內虛之患亦徒爲譏譎而已若
之何而能喻諸人哉辛更思之若於己分上真實

下得切己功夫則於此等亦有所不暇矣

答曾景建

所示詩文疑問其間頗有曲折俟黃兄歸奉報熹以臺評蒙恩鑄免尚爲輕典感幸深矣而所連及反罹重坐令人愧惕今因其行草草附此恐其在塗有合料理事得爲垂念幸甚其人辨博多所該綜亦可款扣也

答曾景建

前此辱書蔡季通行曾附數字奉報矣所論主一之功甚善但讀書須更量力少看而熟復之只依

文義尋箇明白處去自然有味不在極力苦思轉求轉遠也先德所抄龜山語以它書考之不妄然却不及向來所記雜說數條必是又有李蕭遠所定也所問兩條三省事鄙意正如此後段之云亦可謂恠論矣今既知其繆便直置之不須與辨且自理會己分功夫可也科舉之學在賢者爲餘事但公家自有文章大宗師何故不學而學它人不好處一向如此不惟議論不正當併與文章亦成澆薄無餘味矣爾亦未暇細看然此等亦未須關費日力也

答曾景文

奉通遠役深荷煖熱之意今想已到地頭矣其所
論律歷尤精詣恨與賢者相聚不久未極其底蘊
也三篇甚勝卒音尤工而僕不足以當之也爾雅
竟未暇細考但釋親篇恐非如所刊定也禮書已
略定但惜無人錄侍亦有在黃直卿處者聞吉父
在彼必能傳其梗槩然此間後來又有續修處及
更欲附以釋文正義卒未得便斷手耳乾坤性情
之說以三隅反之何疑之有性情本是一物特以
動靜而異其名耳

答曾景文

別紙七條第一論動勿思者動可以該思而思
不可以該動故聖人如此非有先後淺深之序也
但立語用功自是合如此耳第二論曾點言志以
為便欲進取揖遜奈和氣象殊非本意彼亦但自
言其日間受用處而自它人觀之則見其或出或
處無所不可雖堯舜事業亦優為之非專指揖遜
而言也第三論問合衛君一條以為有所畏避亦
非是此只是禮合如此耳此等處相似而不同只
差毫釐便有公私之異不可不察也第四論呂氏

恍惚之說未有大病不須如此迴避且認取正意可也上章亦然第五責后壞三語須作一句看若只老而不死則聖賢固看壽考者豈可以其竊天地之機而謂之賊耶第六射宿亦不必如此說第七按史記之言如此必有所據非馬遷自造之語也蓋今關雎三章皆是關雎之亂其前必有散聲序引之類有聲無詞而此具卒章也若止第三章是亂則史之言不如此矣此七條者其首二義更宜思之第二條尤須體認不可草草其下五條則皆非所急又看得差了且須虛心認取聖賢立言教人

用功之正意不可只如此容易立說也

答曾景建

參同舊本深荷錄示已令蔡伯靜點對附刻新本之後矣但龍虎經却是取法參同亦有不曉其本語而妄為模放處如論乾坤二用周流六虛處可見踈脫試考之可見也近來不知所觀何書或有所見因風筆示若得乘此春暖與吉父相約俱來以踐前約豈勝幸甚征苗之說甚新但恐其它無此比數兼若如此則禹自當班師不待伯益贊之而後決矣此等無所考據不若姑置之而涵泳

於義理之實之為得也

晦菴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一

